學案小識

卷二目錄

學案小識卷二

傳道學案

太倉陸先生

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桴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為工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本又謂

致知工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即居敬隨事精察即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尙空知空論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其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一卧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存之又存養之又養其功

可謂深矣是以用力之久窺見天人之微發周子太極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何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

又曰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又曰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耳朱

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氷

氷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

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觀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眞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

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慨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豈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旣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已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

以前著不得性字旣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旣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槪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尙未見一二層而遽與之

言第七八層不該而欲絕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概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日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即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别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

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千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蘊奥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又自敘得理一分殊四字曰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亙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

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覽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庵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是眞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蔕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竄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

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氷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

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考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闓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嘗盡

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繹清獻之言蓋有高山仰止之思矣淸獻因末明學術之害深以陽儒陰釋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處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只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此種言語看

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愼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自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自孔臬狂童兔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

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箇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卽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光爍爍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汩是亦實學之士矣又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

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絶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歷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禍葢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歷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為角口而已又謂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絶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

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尚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耶此數條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淸獻乎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議八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同學

盛聖傳　陳確庵　江藥園

從遊諸子

許舜光　周淑文　王巽公　袁幼白　龔無競

郁東堂　黄殷嘉　荆豫章　許南村　方武箴

毛亦史　孔蓼園　黄項傳　王男偉　沈孝恭

沙介臣　曹雲祉　夏玉汝　江位初　周異微

吴白耳

儀封張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以聖人之功爲必不可一蹴而致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自足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始至終不

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為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尙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

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脚不得之意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眞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

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眞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

弟忠信爲寶修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

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葢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又曰學者實心做爲已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旣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眞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淸瀾學蔀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

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黑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眞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矣天誓曰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已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

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已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又曰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朱有功於

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苟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為溫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為聖學要訣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又曰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為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為自然以無忌憚為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汚為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為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

決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又曰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

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旣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

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已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

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又曰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沉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令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又曰

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
小之係一已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
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
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
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既真則行愈力行
之既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
之本然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
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
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又曰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
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

實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功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即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

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
生死爲徒死不亦晩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
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
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
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
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
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
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
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

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曰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既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未分曉直

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
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
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又曰君子
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汚則所云近墨
者黑近朱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
易彫也青松淩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
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
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眞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
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淩
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

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汚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槪矣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

既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即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少即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眞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眞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

非者戒之即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囘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囘之法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愼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吕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眞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即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即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即至六十歲謀道七十

歲謀道便從六十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脚根止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學者志不立每曰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旣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

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决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概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

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脚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

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菴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

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眞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濶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眞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孩之先生之

平生踐履歷官品節眞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聞之蔡先生爲之序曰吾師儀封張淸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栻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汩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

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

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

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

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

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淸官第一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燿天壤生榮

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

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甯道時值歲飢擕家貲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輙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洊歷內外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勖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

晉巳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餼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翕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温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

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尚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風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沉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

社之末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之於先生猶勉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道可謂有傳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天下之說入姚江者稍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間斷斷焉競而不爲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惑溺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爲法守則今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

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

術人心何如哉

卷三目錄

翼道學案

學案小識卷三

翼道學案

睢州湯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歷官工部尚書少不好弄稍長益厲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嘗謂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偽孔子辨爲巳爲人於訥言敏行三致意焉眞救世良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爲後學津梁謂於此

精思而力行之雖爲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矣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有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偷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

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桂史而尸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

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騖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日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顚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方毋圓戒懼愼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

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有曰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眞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朱無疑也或謂其上孫徵君書及答褚懷葛張仲誠顧亭林

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聖學眞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答陸清獻書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

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陽明可知矣而後之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脚陽明

頓悟何根鄉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稿而妄加指議先生有知未必受其誣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爲主未嘗立有宗旨爲人指授晚在

經筵志存啟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兩宮聽聞齋祓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爲灤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軍方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民多避匿先生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移嶺北道參政治所在贛州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值海寇犯江甯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畧於上官擒

盜魁一人誅海上諜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同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嶺人以靖乞假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由侍講洊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江南故習豪侈婦女嬉游以爲常無籍子率朋鬬毆恐喝民財先生悉禁止不少貸又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者嚴寒劇暑鼓吹牲帛賽禱不絕奸巫淫尼競相煽惑先生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駭久而大悅服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吳俗自是大變屢上疏訴吳

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先生初未嘗憚煩也擢禮部尚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守轅門叩留不得則塞城闉阻其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踰千里不絕忌者銜之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娿不撓忌者益恨力謀中傷摘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屢劾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留忌者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其罪適先生病革乃已方禍急時或勸先生委曲請諸公居閒冀得稍解者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先生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尚力行不尚講論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之所得者深且粹也正無事於言語文字也卒謚文正從祀兩廡著有潛庵先生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子溥字元博能繼其學弗替

從學諸子

姚捂生　竇克勤　沈昭嗣　孫繹武

高萬生　田蘭芳　張夏

崑山顧先生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祖受資治通鑑閱一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

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

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

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毋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

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晩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陸此科目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也矜魚兎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

筦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幷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旣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氷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

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顛倒早
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
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强
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
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
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
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
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
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

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

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

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

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强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

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

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下學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

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望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

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稾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

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

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拯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康熙年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史並辭未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交遊

王錫闡　楊雪臣　張爾岐　傅山

李中孚　路安卿　吳任臣　朱彝尊
王宏撰　張弨

濟陽張先生

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孟闇修一室惸悴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愼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蠉蠉以動惕惕

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旣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

膜外槩置不通痌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昏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胷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内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

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敗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

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稓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

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答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顧從虛儀亦欲商畧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

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千餘字犧至喜
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
諄切多所奬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
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
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
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
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
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
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
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

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指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耻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祗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耻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即言心言性亦非空語行己未必果有耻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即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無及敢不益勵其耻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耻眞實踐

履自嘗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勝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修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强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以此等相凟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

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扆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元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

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

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恃以自强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

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强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

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旣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烏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

莫先於辨志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故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顓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强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强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敗名檢清

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真切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議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先生

教授鄉里學者化之至今不忘朗夫陸先生作蒿庵書院碑曰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為諸經箋注號為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為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黃棃洲標宗於姚江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

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奪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温公作潛虛與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

奉祠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蕨久傾頹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鎭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旣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庀材鳩

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嘆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摭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衡陽王先生

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攖渠逆莫之能懾嶔崎莫之能躓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爲之衍曰經云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

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

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頹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

彼之爲師者與其黨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脩身制行之閒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即異端而所習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

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

能取未涉其域者之逢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眞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郛廓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旣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末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旣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

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一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五篇今旣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

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詁名物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

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緜邈曠遠之詞寫沈菀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胷中之蘊蓄深而腕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購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先生爲譔傳略其門人李樸大譔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

天門胡先生

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舉人入國朝謁選吏部以老丐歸閉戸不出臥天門巾柘間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身至峻論事至平著釋志六十一篇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物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蹤正學博稽經

史槩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杼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己見纖微悉當人心令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行之不可不慎惺然知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憬然知盛衰隆替之大有倚伏吁備矣至矣矣如是書豈可多覯哉其自敘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仁昉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

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荅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即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

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
充塞之時眞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
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
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
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淵
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
質有偏全學有眞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
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
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眞者是以言道言性皆
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

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鷙翰也王通

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脩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絶學後黙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静之别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

身備理即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即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即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

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即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慈動而思蹟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即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即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

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內焉

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豪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别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

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備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

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假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

來哲如遒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已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褻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顔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

也子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
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俯諸身而
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疚之日猶以歲
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子是以
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
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
大耋在閭里佻達絶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
稔魚菽美天寒緇衣温立德絶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
迎介僎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
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

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脩潔勵清眞遺榮及耒艾脫縱絕風塵苜蓿留官舍袧蕭灑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愼再覯太邱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峯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翛然脫維縶張單能交養向嵇晚投契階下紅葯翻架上丹書覊鐘鼓旣不饗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僿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

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絶璫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璫立祠輿都之祠鴟吻與奉禋殿絜其飛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嘗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甯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燄遏諸方熾舉世蒙皷一方嚼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

屹然不可移者雖椹質伏鑕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適寤寐不如覩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栒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朝

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
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戲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
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
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
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鈲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
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溫恭而有恪歸
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於學是
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
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繹志繹志者
繹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

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孫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暘侯莫禦憎彼盍旦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嚚遠譽繹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其貫同風有覺無兢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輈辯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繹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闇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厦惟基崇山累

防志卑叢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敷經俗情蝟起
善端茅塞繹立德第三心為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
淸謐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醇聖賢繼起先後共證何
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豢其臂脛迷方失歸臨歧
忘徑繹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
此身是身之脩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旣統四
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閒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眞
崩若隤坻崇猶累塵行汙共棄忿勝胥淪能自得師我
思古人繹脩身第五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彼我行
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畸 行絶俗辯言驚坐嶽嶽

尋折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坷白圭常復深淵恐
墮捫舌自箴程功矯惰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
道之所大繹言行第六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
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
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
以濟繹成務第七義路高閎利門匡隙仁如敀穆鷙甚
舐啖理欲在躳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
心寬沖繩檢宵壬孔艱傴側銳剡大惑有三冥昧黮黔
珉玉淄澠率多倏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繹辨惑第八
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

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
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
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扆繹聖王第
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
經筵叓闢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
傅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
尊顯繹睿學第十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
合軌不膠者卓覆簣成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
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
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彔駒步勿踵人秖繹至治第十

一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
禮樂具舉亶樹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
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匏行隨
里旅匪邁之謀峁室斯處畫地爲圖前席而語繹治本
第十二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
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明僉慮協贊羣情嚮
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奬一德同心
類從兼兩繹任賢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
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雅寘諸晉蔚危若栖苴
誰秉國成成恢宏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抉

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邪第十四在天成象帝車斗僊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考德鳴鳥迷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賡颺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貿與物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駿民叡后自古有作釆矚形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贊橐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簠簋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有常思冶躍從如升堂違比赴壑繹名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譴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戇不避險阻獨

懷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愼簡侍從日引
七爭參聞三重心儀繩木義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
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旣崇金石
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
斧降爲皂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
世臣四休民之攸曁繹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賢則
艮慈諒多愛悃愊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
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
子爲心弗譽弗康盈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
甘棠繹吏治第十九澤宮旣盛髦士日積賢良之後乃

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覬閔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

受業重以敦敏經術甲胄治政干楯秝爾白駒乘我晝

軫始於俊造終焉師尹繹選舉第二十邪佞鬻斯正直

虎咥物性旣匿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

流猝云蔵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先摧步玉改轍

凡此讐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在前車劉

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

施實繁有徒豈緊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

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袵席危

甚轆轤紀綱先潰奸佞役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繹辨

婺第二十二三德瑚璉五典粱柦毖祀始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湅漸性啟滯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冑執經懷壐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詣名存實亡是謂陵替繹教化第二十三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胥井進旅狃榛暴齒皷骨山砠水濱誰噓朽壞功歸大鈞繹愛養第二十四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融融討臣似智掊克似忠近奪恬熙遠婾罷

鴻井里蕭條不盈㝁魑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
政酷與戎繹稅租第二十五九府圜法子母相權盜鑄
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奮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
廛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筦身焚趾顚吏市官糴
逸口嗷然取彼討臣投畀鷹鸇繹雜賦第二十六導川
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毀齧不已分釃爲
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滅三派瀾徐防厥兩涯
事逸人紓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遽壞疏咫
尺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討惟
五懸諸象魏與衆共睹昔在皋蘇敬愼稽古肺石無寃

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酺酷吏弄法莫予敢侮旁格盈前轊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塡牢戶繹勅法第二十八列戟爲牆坐甲當闈高墉濬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於垣子文糗篋公儀葵園壁不綈錦墓不璵璠中無可欲外戶決藩哀此瘨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暝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悖魂隨會爲政晉偷自奔繹治盜第二十九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茲精禋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晷緯股肱爻象神歆人雍禮衷義粲石檢畫封竹宮夜爟心馳杳冥謬積河漢淫祀無福煩黷斯亂繹亖禮第三十方伯

連帥卒乘邸甸升中嶽宗覲后衎殿內刑之議慘斷悚
戰是曰古制毗俗驚眩新君謙陰遠祖壇墠五官舉時
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圖緯泰漢封禪疏
㸰獢誣比諸誕諺繹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
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貊城郢浚洙
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烝嘗薦腊苑
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驛聖王弛禁兼聞
罷役繹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
惓惓服膺匪瞰倒影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
人事業聖王與能眂祲千里望氛百曆法星夜從彤雲

晝凝紀遠或乖麃人弗勝繹祲祥第三十三善師不戰
善戰不陣仗義衂災舍逆取順固壘舞干血不漸刃末
季佳兵祟詐棄信川谷量胔陵岑積殣三世爲將厥宗
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愼不忘省躬矧敢觀釁偃革建
櫜苞韔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繹兵略第三十四國
之大事是曰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
交捽潰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
克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繹軍政第三十五井
甸旣邈府衞最精繩敝紐弛木腐蠹生車軏未同私土
旅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拔裂夷庚聖主者

定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餉饁糗精充盈飛輓無艱鷙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繹武備第三十六維師尙父繆權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他宿將河鼓參斿長策成城猛氣橫秋挐還黿鼎扶翼委裴杖筆從漢釋位謀周草昧敵疆邊陲扞掫錄其膚功以昜壯猷繹名將第三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樏慶增祚永澤逮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翅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脅腰班識皇運翊融違

囂釋輿亡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陛衞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柮散爲片錦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勤勿惕習熟乃心優游是戾釋凡事第三十九民生在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㲄率冶師鑄金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釋立教第四十麗澤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掖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閒曠夷險可嘉菀枯無妄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匯蘭

飽殊鄉五交三釁俗薄道喪繹論交第四十一聖如化
工程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彊倔
聲其廉恥矜其闇昒好我者褒威我者絶順事恕施有
鞠無剿相如拒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疢疾是祓狎虎
放麑禍福熛燄繹八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
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跡遐道消時謬害
氣紛拏嶢嶢者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志士回邪卓野
耿介目瞶舌呿乃谷乃葭乃舍其車棲真處璞杳冥蔽
遯繹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也亦曰倚刀鵷雛芳潔鴛
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嵐饕倫常

苞孚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太牢文錦旣厭等諸縕袍踰憲超顏其樂陶陶繹取與第四十四爲盈爲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謑含垢譬彼輕鯫何懼曾罾心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倒戈貿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羿磨代斗咁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爲毋百年已分保茲黃耇繹慎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閭閾二篇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緌俯端履穗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茲悃愊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文明庸行

自飭繹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

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

日無忝倏忽頹齡情存駒犢望絕罍餅兄及弟矣同此

膺馨芳華棠棣羽翼鶺鴒淮南之歌君子弗聽繹父兄

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

恩有序迄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煢

共育慊吝郎遣榮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塾取庇鷇

蔦無私孤犢周道敦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家

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繆纆召南靡包歸妹

羊刲耽若紫甚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

極同居志睽台容長舌險詖勃谿數踰閾門不戒晨雞班母作訓以儆中閨繹夫婦第四十九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慤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壤壟霜露悽愴懷楄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嗁自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倥傯舍我水木徼福懷罷苦懸蔥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繹祀先第五十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具治生非累既飽則飫鱣鮪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狠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艮士瞿瞿繹奉身第五十一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鏑共射一弸勿

使衆瓢共酌一瞿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問
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
禮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隱以陰往
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家國覺悟人禽懈懞夏屋仰止
高岑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蹄涔龍門虎
覬衎衎愔愔蓺崇六藝翼彼儒林繹經學第五十三聖
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
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贓許儉新舊兩
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澆
宣舉南董遠追佚僭居巢之編是謂箴砭繹史學第五

十四脩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揚㩀析辯詭說途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眞直甚眾欲繹著述第五十五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寶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悃心虛車共帽繹文章第五十六道惟一是並立則誖博采衆義詠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晝志畢歸諸天戢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繹雜

說第五十七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
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爲武庫亦云補衮失類亡羊得
均飲醲繹兼採第五十八孔稱焉廋孟曰尙論匪鑒於
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堃有益疏通兼策愚鈍
圭影旣揆顒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殊皮衷大
中之建繹尙論第五十九旣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
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間間小智憧憧爾思
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塵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
容指揮順彼長道度以良規繹廣微第六十惟繹志尊
所授指聖眞正僞謬道德集仁義兢慎獨知殿內疚草

脉洞金石透去長夜滌清書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
占錄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冑美從王嘉禦寇正
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構篤親懿周邂逅理性情參
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
陘基任崇構療調飢峙脯糗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
耆舊探理窟寨情實偕斯人躋仁壽釋自敘第六十一
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想見矣先生以勝國遺
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始傳傳亦未嘗徧
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
中論顏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廣大精微乎

先生蘊深自韜晦矣然後世有眞儒出必有拳先生之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李君念慈原序稱先生尚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亦必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邀時尚今皆無傳

大興張先生

先生諱烈字武承進士博學宏詞歷官贊善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衞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於陽明傳習錄中條而析之辨而難之辟而闢之詰而質之以求釋其疑一歸於學之正而已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即理也其二質致知格物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誣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又讀史質疑五通其總論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别有一物寄於聲臭之

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尚淳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堯舜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

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恒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即此人言此人即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甯慎勿疎敢於逞聰明恣議論

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憚公議甯拘勿肆敢於掀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宏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凊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耳而苟且佻薄簡畧戲慢之行衆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粗也甚至蹤跡詭秘舉

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曆啓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顓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遂非決

隄防破崖岸蹈孼拳豎拂呵佛駡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顔子没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甯曰過論乎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

直欲以此意强貫之直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强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即物窮理恐認

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眞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礲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眞爲脫卸眞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願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迴不相涉鍜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

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門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褒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既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即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譸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

國縱橫遊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其讀史質疑之四曰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秘爾何知而妄誹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二三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弟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

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為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為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尚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腳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于事物之間不待即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為主以為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

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以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宏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燄聖門温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脩身

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于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宏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宏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日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

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于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横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隳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也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己牽强不倫猶未甚害于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惡爲秘旨知善惡爲權教詫爲天機漏洩顔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

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于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

然則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于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咒禮經懺求西方修比邱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横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脱畧職業以歇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真率當是時凡案有楞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天下庠序之事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鬨獻之形

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尙宋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瞻徇之態非所語于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祀何道學傳之有讀先生是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詖淫邪遁虛無怪

誕之說昔沈錮於人心者一破而可以去其害矣何也昏者醒肆者惕誤者得所以自返也然而是書初未之行也當湖陸子刊而序之曰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即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乎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是言也其慮深其意

切其憂若有不可已者也而欣逢
堯舜在上正學昌明一時同人如楊園桴亭蒿菴潛齋
船山亭林諸先生皆破横流而趨大道新建之燄從兹
遂熄今日之洛閩一堂歧途永塞者大有賴於此也然
而功利雜之詞章蠱之學者粗即於理而未能眞得其
是嘗試其功而未能實踐其程時出時入若存若亡見
異而遷鑿空而遁者亦正不少也雖非姚江之的傳而
影響描摹所在皆有則質疑一書與陸子學術辨三章
正宜刋布天下以警人心而留學脈烏可忽哉所著尚
有讀易日鈔六卷